

生活

## 吃春二味蔬

宋扬

杜甫、高启偏爱春天的韭菜。有诗为据——“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芽抽冒余湿，掩冉烟中缕。几夜故人来，寻畦剪春雨。”高启之作姑且不论，“少陵野老”在蜀地生活了好几年，不应该不知道：巴蜀春天的蔬蔬中，韭菜稍显灰头土脸。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万人万口，我固执地以为，香菜乃春天第一蔬。青菜、茼蒿、蒜苗、韭菜、大葱，它们在漫长的越冬中大概透支了太多养分，生命激情一去，如某家门前晒冬的老人，只剩平静地等待宿命中的结局。香菜却是随着春一点点亮起来的，是在惊蛰的春雷声中，像冬眠的虫儿一样苏醒的。香菜是初生的婴孩，身体里流动着绿色的血液和奇异的鲜香。

有一句话，曾误以为出自吴伯箫先生的《记一辆纺车》。查证后方知出自吴先生的《菜园小记》——你看，我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学过的课文已圆囫不清，但对那句写香菜的话却记忆犹新一“芫荽散发出脉脉的香气”。芫荽就是香菜。我一度十分纳闷儿：陕北不是应该叫香菜吗？怎么和巴蜀一样叫芫荽呢？

牛肉炖白萝卜，香菜可于红白间增一点绿，提三分香。吃火锅，独香菜缺不得，也替不得。开春后，火锅之思馋虫扰心。于集市买来一众食材，电磁炉上桌时，小女惊呼：“香菜呢？”于此，我只得立即驱车再奔市场。

香菜和火锅出现在普通人家的餐桌是近二十年才有的事。遥记十来岁时，天天为碗里来少红薯多犯愁，谁吃痲肠寡肚的香菜？大伯在外地当工人，退休后回村在自留地里种了几窝香菜——他应该是村上最先吃香菜的人。他这癖好可能源自他在异乡的生活，也可能是有固定退休工资的他，故意要以香菜显示自己与在泥土里生活的村民之不同。他说真香啊！我说臭死了。当然，他吃的香菜也不是用来佐牛肉或火锅——只是拌在豆瓣酱里。人的口味是会改变的。后来生活好起来，餐桌上荤腥不断后，菜品不再局限于老几样了。我家也撒上了香菜籽。春到，掐一些香菜嫩芽，用芝麻油、红油辣子、花椒油、生抽、白糖、精盐拌了，解过年大鱼大肉之油腻。

对香菜“春天第一蔬”的名号，折耳根绝对不服。一些人对折耳根的偏爱，较香菜有过之而无不及。折耳根之爱有地域限制。回忆两年前，蜀地爱心人士把大量折耳根赠送给湖北同胞，同胞们喜忧参半——对折耳根束手无策。于是，网上抖音小视频霸屏——四川的大厨小厨又耐心地教做折耳根。招数有二：一凉拌，二炖煮。凉拌法同香菜。炖煮可配半肥瘦猪肉，蹄髈为佳。至于放到火锅里当素菜涮煮，则又是火锅之人的最爱了。

苏东坡在《菜羹赋》中写道：“汲泉幽以採濯，待露叶与琼枝。”种菜的乐趣不只是在吃菜的时候，更在种与收的过程。老家屋后，田埂人迹罕至，每年定时冒出些野生折耳根。种是省了，撬出一些，“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古井里的山泉水堪比“沧浪之水”，摘须洗泥，奇香悠远。再以泥水浇灌田埂，来年又将冒出新的折耳根。如是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苏轼说：“新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春盘。”我想，那“青蒿”一定包括了香菜、折耳根吧。三四月间，“料峭东风”已然全化作春的温暖。春天，就这样带着菜蔬的馨香慢慢走向了火热的夏天……

亲情

## 老姐

杨朝卿

春节刚过，我让儿子开车拉着我去看望我90岁的老姐。我与老姐有着浓浓的不可分割的亲情。

老姐比我大7岁，从小是她抱大的。农忙时，父母整日在田里摸爬滚打，常常天黑才进家。姐姐挎着水壶端着干粮背着满街疯跑，和同村的小姐妹一块逗我玩，渴了饮点水，饿了嚼口馍，嘴对嘴地喂。姐姐疼爱我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老姐一生勤劳善良，乐善好施，特别懂事理、要面子。她教育子女堂堂正正做人，扎扎实实干事，有爱心，讲诚信。一家老少都很听话，就连儿媳、孙女也都知道尊老爱幼，和睦四邻，尤其对她尊敬有加，有事都请她拿主意，形成了他们的家风。老姐3儿3女，如今四世同堂，她在家说一不二，被尊为“老太君”！

又是一个难眠之夜。皎洁的月光毫无遮挡地洒到阳台上，把夜色映衬得更加静谧。我想，圆圆的月亮最像什么？母亲。反过来说，母亲最像圆圆的月亮。我思念起了远在故乡的母亲，不妨给今夜起个名字——母亲夜。

母亲，我想对您说……

您17岁成家，18岁生我，25岁膝下就缠绕着四个孩子，柔弱的肩膀过早地挑起生活的重担，可怜的母亲！

您最看重的是孩子。您说，有小不愁大，没有指望啥？再忙再累也要看好孩子，不能让孩子渴着饿着，摔着碰着。看着几个孩子健康成长，您的脸乐成一朵花。

四个孩子全是男孩，这是咱家的特点，也是您的命运。在乡下，儿女双全者居多。您做梦都想生一个女孩，但命里没有。毫无疑问，男孩是最费心费力的，尤其是肩挨肩、清一色的四个男孩。在我们家，一个女人要伺候一大四小共五个男子汉，遇到多少坎坷、承受多少委屈，只有您自己知道。

您年轻时体弱多病，经常发疟疾，多次病倒在床上。我认为您的体质并不差，是生活折磨了您、孩子连累了您。母亲，您脑子愚笨，按您的说法就是“心闷”。“我没材料”成为您的口头禅。在我们家乡，“没材料”就是没能力的意

思。心闷、没材料，错不在您而在天。我了解您，因为脑子愚笨，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因为办事慢腾腾的，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弥补；表面上不温不火，但内心是急躁的，同时也是自卑的。

不必过于自卑，母亲。在我眼里，您也有心灵手巧的一面，农村妇女的活儿您不是都会吗？一堆红薯，能变换成多种形式的馍、菜、汤；一片棉花，能制作成多种款式的鞋、衣、帽，做酱、制醋、腌菜……您样样娴熟。

您本柔弱，为母则刚。您一生辛劳，因为身上扛着责任。烧五窑砖瓦，盖四次新房，娶四双儿媳，添十个孙辈……一路走来，风霜雨雪，喜悦满满，忧伤累累。忘不了，夜深人静了，我听到纺车的嗡嗡声，看到煤油灯映在墙壁上飞转的纺车的轮廓；忘不了，我听到槌布石发出的“砰砰”的闷响，看到一只棒槌在空中划出美丽的弧线；忘不了，大雨滂沱中传

娄渊礼

## 没材料的母亲

来急匆匆的脚步声，您手里攥着一颗野蘑菇……“过日子就是过人的”，一想到子孙满堂、平平安安，您就来了精神。面对成绩，您从没有邀功，总是耷拉着眼皮重复着“我没材料”。

众人说您品行好——心善、和气、宽容，这是真的。您从没有打过三个弟弟一巴掌，我仅有的两次挨打责任全在我，因为我太执拗了。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您与奶奶、姑姑、大娘、嫂子吵过架，与亲戚、邻居翻过脸；您与四个儿媳的关系非常融洽。您不会写“和”字，却把“和”的精神做到了极致。在您和父亲共同的影响下，我们家和睦温馨，充满活力，“家和万事兴”成了我们的家风。

母亲，您斗大的字不认几个，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但您懂得上学的好处，对我的学习全力支持。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步步离不开您。在高三前的暑假，我与两位同学在咱家复习功课，最

感悟

## 岭上开遍映山红

王甫海

每当听到歌唱家邓玉华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演唱的主题歌《映山红》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心潮澎湃。30多年前，军营哨所前盛开的映山红仿佛又浮现在我眼前……

1975年1月3日，我和宁陵县400多名热血男儿一道乘坐闷罐子火车，从豫东平原来到了林海雪原的东北边防。我记得，在火车上为了不让我们思念亲人，接兵干部在车厢里教我们唱《映山红》，外边寒风刺骨，车内歌声如一股暖流涌上我们的心头。

在守卫祖国边疆的峥嵘岁月里，完达山脉军营哨所门前那火红映天的映山红花深深植根于我的心中。

映山红又叫兴安杜鹃，产于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完达山、长白山，它是黑龙江山区干旱山瘠的灌木花草。在阳光的照耀下，映山红的根系深深扎在黑土地里，将吸收的养分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顶端的花朵，使一簇簇一片肥硕丰腴的映山红迎着太阳竞相怒放。

随着绿芬河及山岭上的冰融雪化，漫山遍野盛开的映山红把燕子从南方盼过来了。燕子飞过那片映山红，成双结对落在了花枝上，它们尽情地欣赏着花朵，在花丛中欢笑歌唱。过了一会，它们又飞到哨所的房檐下盘旋了一会，将嘴里衔的泥团放到窗棂上。呵！原来它们的燕窝快要垒好了。

映山红开遍完达山的山山岭岭，林中的山鸡在枝杈上叫个不停，花丛中野兔、狐狸、刺猬、狗子欢蹦乱跳，山路边上的小草顶出湿润的泥土，发出了嫩绿的叶子，小草织成了绿油油的地毯，衬托着小路两旁的映山红，远远望去，粉里透着红，红里透着粉，映红了蜿蜒起伏的完达山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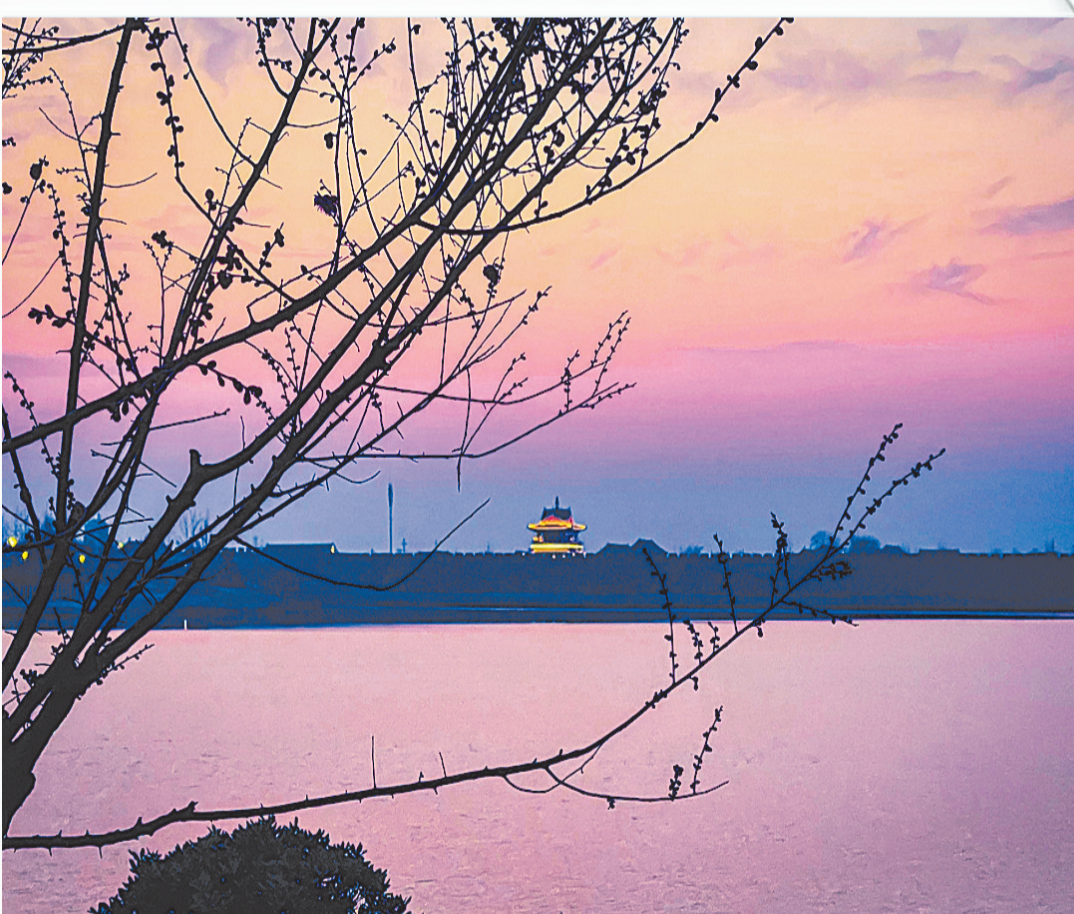
如今，我离开岭上开遍映山红的军营哨所已经30多年，但是我仍然眷恋着那片深情的黑土地，军营哨所前的映山红还一直盛开在我的心里，“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军营哨所啊！我深情地怀念你。映山红啊！永远盛开在我心里。

话音落下，他看到戴斯韦带突击队已经闯进“开灯线”便果断地下达命令：“六号至十号灯站，脱掉伪装，开灯！”

一刹那，五道雪亮的光柱犹如利剑划破夜空，刺得恶虎们头晕眼花，无法开炮射击，焦急的戴斯韦好像关在铁笼子里的老虎狂叫起来。正在此刻，高射炮吐出的炮弹飞腾后上钻进机群，3架敌机先后拖烟栽进山间，其余敌机受惊的麻雀四处乱窜。戴斯韦不认倒霉，急忙招呼恶虎们升空集合，然后一窝蜂地俯冲下来，连续进行投弹。由于迎着灯光无法瞄准，他们都把炸弹盲目地投到了山光路上。持续投弹不足半分钟，突击队突然停止进攻，迅速退出灯光区。

然后，戴斯韦向海勒希报告：“01，攻击队机载炮弹打光，还损失了3架飞机，只好退出空域返回。”

(未完待续)



霞映古城

崔坤 摄

诗风

## 七律·颂巾帼英烈 (二首)

张存元

西冷桥畔谒秋瑾墓  
拯救中华担道义，  
鉴湖女侠露峥嵘。  
弃家东渡寻真理，  
仗剑兴兵反满清。  
起事浙江遭劫难，  
血流刑场济苍生。  
西湖如愿埋忠骨，  
总理词章誉美名。

谒情报员张露萍烈士墓  
快活岭上柏长青，  
拜谒墓碑思露萍。  
生遇兵灾家困苦，  
献身革命志坚贞。  
肩担重任潜军统，  
如履薄冰控敌情。  
打入死牢浑不惧，  
甘将热血染红星。

## 日月湖春光

刘彦华

风梳岸柳眼渐开， 蝶狂蜂闹嫌春好，  
湖荡碧波漫楼台。 梅上落日犹徘徊。

## 早春

朱光伟

我看见明明的直线  
在延长，  
我的足迹敲醒郊外  
阡陌纵横。

终归在一声叹息后  
结束。  
多愁善感，是诗歌  
的翅膀。

麻雀时而欢啼，时  
而私语，  
好似为解放冬天而  
吟唱。

我们的缘分，是轨  
道的交回处。

湖水微新，梦里发  
出翠绿的呢喃。  
春天的花朵在路上  
急行军。

前方的前方，一群  
白鸽在梳理羽毛。

白鹭在衰草间小  
憩，草根泛出嫩芽。

我们为自已喜怒哀  
乐，直至

少女的素描像柔情  
的告白。

抵达冷静、忏悔、  
孤独、清醒。

我开始翻阅记忆里  
的照片，

我准备好了红橙黄绿  
青蓝紫，唯独

你笑起来格外妩媚。  
黎明重复黎明，夜晚

路过一个熟悉的小  
村庄，我还是

决定蛇形。我寻找  
一扇门，

是否为我而开……

连载

## 茫茫夜空光似眼

李清海

一连两个夜晚，一架侦察机在安州区域上空盘旋了一圈又一圈，然后扬长而去。这种现象，引起了赵中迪的深思：海勒希搞这样的举动，意在探明灯炮阵地是否转移，说明了他的狡猾和胆怯，是为了不再倒血霉。只要不暴露我们的目标，料定能牵住“虎鼻子”。

这天深夜时分，戴斯韦带16架飞机为突击队，海勒希带12架飞机为护卫队，前后保持着一段距离，向安州飞去。几分钟后，突击队进入了探照灯老阵地上空。这时，戴斯韦向舱外窥视一番，兴奋地大叫：“机下就是探照灯阵地，开枪狠狠地打，彻底消灭掉！”话音落下，突击队好似饥饿的虎群俯冲射击，无数炮弹落下，浓烟浊雾直冲云霄，地面上用木头伪装的探照灯形体燃起了熊熊大火……

这时，海勒希带领护卫

队所在的空域是清川江南岸。他居高临下，看到坐落在北岸的老阵地一片火海笑了起来。突然，他脸上的笑容一扫而光：“一阵轰炸，就能把所有的探照灯炸掉吗？尽管如此，高射炮借势烟火还是能还击的。为什么志愿军防空部队变成了哑巴？看来志愿军转移了阵地，炸毁的是探照灯伪装体，难道以牙还牙美梦真要破灭吗？！”想到这些，他焦急地说：“02，我们上当了，赶快寻找他们的新阵地！”

戴斯韦满口答应：“01放心，我会找到的。”他边说边带领突击队继续前行，不由自主地飞入新阵地北岸防区，机上拦截雷达没有发现地面探照灯物体。

赵中迪立刻把观察哨报告的这个敌情告诉了陈有光：“攻击队到了新阵地北岸防区，你如何去应对？”

陈有光有所思：“攻击队对老阵地一番狂轰乱炸，机载炮弹所剩无几，估计来这里几下就跑，我想叫戴斯韦留下几架飞机！”